

中国故事

烈士陵园听初心

□ 张永权

昆明春天的阳光,格外明媚。阳光下的北郊黑龙潭公园,火红的山茶和灿烂的梅花,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赏梅观茶人。我穿过人流向太阳升起东山攀爬,去瞻仰把热血洒在彩云之南这片土地上的云南早期共产党人革命烈士的陵园。

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被山上的苍松翠柏掩映着,烈士亭上“碧血千秋”四个大字,在朝阳映照之下,隐隐地闪烁着血红的光芒。此时,没有风声,更没有人声,周围的松柏静静屹立着,仿佛在向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默哀致敬。

前来瞻仰的人们,放慢了脚步,屏声静气,生怕惊扰了安眠的烈士们。人们轻轻地走近一座座陵墓,向先烈们敬献一束束黄花岗梅。流动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女儿,向烈士献花后,女儿轻声地背出了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一刻,我觉得,那些青石墓碑,化成了一个一个顶天立地的战士。

我仰望着松柏下的他们。正中间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的王德三烈士。左边是牺牲时年仅19岁的云南第一个回族共产党员马登云烈士。右边是云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吴澄烈士。这三名革命先烈的西边,是后来又迁葬这里的王复生、张舫、刘平楷烈士。王复生是王德三的哥哥,是第一位云南籍共产党员,他是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即1921年下半年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张舫是八七会议后的云南军事运动工作负责人之一。昭通彝良县的刘平楷,曾任湖北区委书记,牺牲时年仅28岁,这里埋葬的只是他的一束遗发……

黑龙潭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们,为党的建设、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贡献,有如云岭之厚重,他们对

范蠡泛舟五湖,向为世人称慕。金秋,我也乘槎作古人游,领会到一番逍遥之乐。

我在鄱阳湖边长大,总觉得其大无边,堪比大海,后发现那不过是大湖的一隅。

当引擎响起,缓缓离岸时,一股久违的离愁别绪莫名涌来。这当与早年异乡求学的经历有关。那时,我总是站在船尾,看浪花突然隆起,搅起一团浊水,将土岸推将开去。身后的家乡,一点点地远去,变得朦胧,不见。

眼下,清风徐来,微波轻漾。船尾堆起白色巨浪,助推快艇从星星码头向南疾驶。像是坐上了旋转木马,庐山如一幅巨画快速迂回——最东端是刀削斧劈的五老峰,随后是隐而不露的含鄱口、众山之巅的阴阳峰、双剑突起的秀峰,而近在水湄的东西牯牛,则因多年的开采,满目疮痍,而稍有逊色。

如果说从长江看庐山,有些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的话;那么从山南的鄱阳湖上望庐,则近在咫尺,有势倾东南的磅礴之姿,是庐山最雄浑大气的一面。那一刻,令我震撼。

鄱阳湖素称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是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赣粤、闽赣的黄金水道,古人大多借道鄱阳湖北上南下。当然,也多有借此而登庐山。

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辙谪迁筠州,道经南康,舍船上岸。其时白日西沉,斜晖脉脉,忽闻深山钟鸣,一声声,携带着秋意向旷野扩散。他循声而去,便来到江南名刹归宗寺。那次梦游般的体验,让他写下“来听归宗早晚钟”的诗句。

时隔四年,苏轼也乘舟来山。“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他从弟弟诗文识得庐山,自信已不是生客,可峰回路转的群峰和触目皆是翠黛,似乎让他陷入巨大的迷宮,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千古感叹。

刘涣,与欧阳修是同榜进士,因冒犯上司,自请归田,途经南康时,沉醉于此地的崇山峻岭,索性拔转

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义薄云天。100年前,嘉兴南湖的那艘红船刚刚启航,面对激流险滩和波浪暗礁,他们没有退缩,没有畏惧,先后成为红船上一名勇敢的水手或是一名点灯、提灯人,奋勇前进、前进。他们未能看到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前升起,但这红旗上浸染着他们的赤诚,他们仿佛仍然活着,笑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新气象。他们的热血浸染过的红土地,盛开着幸福的鲜花,当年他们播撒革命火种的边疆农村,已全部脱贫,当年召开会议的茅屋、岩洞,变成了一座座高楼大厦……

也许是嫌此时此地太安静了,一阵春风吹进陵园。先是徐徐地,轻柔地,和煦地,使阳光下的墓碑,生动起来。渐渐地,山上的风大了起来,松涛柏浪应和着风声,声声叩打着我的心弦,“大风起兮云飞扬”,这雄壮的风声,仿佛回响和交融着烈士们当年的心声。他们当年举起拳头在党的旗帜下发出的铮铮誓言,他们在云岭高原的农垦矿山发动起义时的呐喊,他们面对屠刀英勇就义的高喊,和高唱的《国际歌》……在这浩荡的风声中,我的眼前,渐渐幻化出他们视死如归的永恒塑像。

王复生,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遮住他寻求真理的坚定信心。他在北大读书时见到了李大钊、毛泽东,于1920年和邓中夏等先行者在北大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按照党的指示,潜回云南,着手建立云南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遭到云南地方军阀逮捕,被营救救出狱后,前往东北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他被日伪宪兵逮捕,高唱《国际歌》就义。他的弟



插图:郭红松

弟王德三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王德三被派往陕北建立党组织,成立了陕北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后又任陕北地委书记,在他影响和培养下,陕北的一些先进青年,如刘志丹、安子文、刘澜涛加入了共产党。他为陕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他先后担任中共云南省委临委书记、特委书记和省委书记。他一身农民打扮,深入滇南农村、矿山,组织建立农民协会,用他亲自编写的《苗夷三字经》,把武装斗争的火种,播在农民矿工心上。由于叛徒出卖,1930年11月,王德三被捕,面对刽子手的各种残酷手段,他坚贞不屈,怒斥叛徒。他写给父亲的遗书,字字千钧:“你的儿子是世上最强刚最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自己,只知道社会,完全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儿现实拿定主意,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和王德三一同就义的吴澄,浓黑的齐耳短发,双目流出坚毅的光

芒。这位年轻的女杰,有着许多传奇性的“第一”:她创办了云南第一份妇女进步刊物《女声》;1926年9月,受毛泽东委派从广州农讲所回云南的李鑫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成为云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中共云南省成立第一个特别支部,她是第一任支部书记;不久王德三从外地回云南组织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她又是特委会第一个女委员。她到滇南开展农运工作,很快融入苗族、彝族、哈尼族人民中,在农村播下革命火种。1928年10月按党中央指示,在蒙自查尼皮,由她主持召开了中共云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1930年因叛徒出卖,吴澄和丈夫、云南省共青团团委书记李国柱被捕。当时她已有身孕,受尽酷刑后,还鼓励大家:“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就是战斗的生活。不坐牢时搞革命,坐了牢还是要搞革命。”年底,她和省委书记王德三、丈夫李国柱等人一起被押赴刑场。临行前她对狱中难友说:“同志们不要哭,我们不能示

弱于敌人,革命一定胜利,反动派一定失败!”面对屠刀,她咬破手指,用热血染红一张心形手帕,送给爱人,然后和大家一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唱着《国际歌》,倒在血泊中。她和丈夫李国柱,用年轻的生命,实践着“在狂风暴雨中, holding 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少年战士”“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溅,把全世界涂染遍”的革命理想。

为了实现这伟大的理想,多少人掩埋了同志的遗体,捐干身上的血迹,又开始了英勇的斗争,前赴后继。这当中,有中共云南党组织创建人李鑫,有出身富家、曾三次变卖家财支持革命的省委代理书记赵祚传,有省委宣传部长张经辰,在广州农讲所聆听过毛泽东讲课、中共滇南党组织创始人杜涛,有时任东川中共特别支部书记、牺牲时仅20岁的陈祖武……

在这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中,他们一个个向我们走来,在这明媚的春光里,和着这浩荡的春风。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隔着那层青石板(外一首)

□ 李培禹

当我擦拭大理石的墓碑时
想起母亲洗衣时的身影
她的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小子)
总是穿得干干净净
搓衣板的棱角快磨平了
听到她咯血后的叹息:
孩子,妈以后怕是再也干不动

父亲

父亲是浓重乡音的絮絮叨叨,
母亲去世后,儿就总能听到。
于是他成了那间等你的老屋,
归来时水总开着,炉火正好。

当我点燃父亲的那支香烟时
请他原谅
那廉价牌子的买不到了
您就抽一支这最好的烟吧
八分一两的散装白酒早无踪影
您疼爱的孙子斟满了茅台敬您
不过放心,老李家的后代
从未背弃过您传给我们的家风

父亲是你苦闷波段的听众,
你说完困了
他却再难睡着……
儿女们不承想,
老人已来日无多,
病倒的父亲仍是全家的依靠!

终于有一天,
父亲的絮叨少了,
那道目光也忽然变得很老。
他多想看一眼最惦念的老三,
可出差的三儿,
就是没有赶到……
而今,
父亲已走得很远很远,
牵挂,
长留给了老屋里的遗照……

杜甫草堂(外一首)

□ 施然然

冬日空气收紧了皮肤
红枫和桂花喷吐着颜料
竹林里
诗人在台上读俄语诗
丝缎般的小提琴与鸟鸣和弦

石阶蜿蜒向上。清冽鸟鸣
漂浮在淡绿色的薄雾中
但分辩不出
它们藏身的方向

青瓷盖碗的裂隙中
龙井混合茉莉
斜斜地溢出微温香气

渐渐陡峭的呼吸中
世界安静下来
裸露的岩石和松林向后遁去
从裂缝中长出的小黄菊
滴着晶莹的露水
如同凝结在我们睫毛上的哈气

毫无疑问,我们正置身
在极致的美中。但
仍不足以阻止
我的身体端然而坐而
魂魄已追随杜工部的背影
到浣花溪外,绕树三匝

诗人们不再谈论修缮
有人刚一转弯,身影
已消失在浓重的雾中
仿佛那些年陪伴我们攀登的人
又一次融进人生的留白

雾中登金子山

先是碗口粗的青竹
开会似的聚集在山脚
冬日的风穿过竹林巨大的
排箫,在空旷中环绕

如果继续向上,耳边
会灌满了孤独的风声
而未知的事物
在尚未抵达的前方接引我们
像一艘行进中的船

G 期刊看台

叶兆言《会唱歌的浮云》
(短篇小说)
载《长江文艺》2021年第2期

当一对古稀老人回首往事,一切变得风轻云淡起来,但隐疾和美好始终存在,个人的起伏也随着时代的流变而趋于温和。叶兆言以对夫妇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小家的生计风物中映照出大时代的历史涌动,更洞见了他们的性格和命运。责编稿签中谈道:叶兆言诚恳地凝视过往的深渊和风云,以饱满的叙事力量打捞普通人到结复杂的时刻,致敬一代人曾经的生活,并成就了从容独特的小说景观。

杨丽萍《舌尖下的中国外卖小哥》
(报告文学)
载《北京文学》2021年第4期

在人们因便捷的叫餐方式,享受生活便利和舌尖上美味的同时,是否体味过那些送餐上门的外卖小哥风雨无阻终日奔波的艰辛与人生况味?这篇报告文学“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每天奔波于当代中国都市大街小巷和居民区的外卖小哥的生存故事,一张张积极、乐观并坚信勤劳能改变命运的面孔跃然纸上。

高建刚《陀螺大师》(短篇小说)
载《收获》2021年第1期

小说以少年视角叙写了一段往事中那些隐匿姓名、面容模

糊的人物或物:总是拎着装满科普仪器的黑皮箱出现在孤儿院的“伯父”、红瓦顶的二层楼院、闪闪发光的金陀螺、神秘的照片……从而勾勒出伟大、高尚的科学家群体形象。他们默默无闻,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并不为外人所知,历史也不能一展其貌。作者以理智的思考主动参与想象并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沉默而充满荣光的岁月,更显示了文学的意义。

朱山坡《萨赫勒荒原》(短篇小说)
载《人民文学》2021年3期

这是一篇关于好人的故事。援非医生“我”认识了尼日尔司机萨哈,他们聊起一个共同的熟人——已经累倒牺牲的中国医生老郭,继而见到了萨哈的儿子尼可,又说到了尼可的祖母。出场的人物和未出场的人物没有主次之分,他们在大荒原上共同制造出了“公路电影”的意境。一路行走在愈发清晰的,是由多个肤色不同的人与荒原共同讲述的温暖故事。



更多作品,扫码可读。

星斗其湖

□ 杨振雪

阔的泉阳平原,人口稠密,遍地良田。西邻广袤的古海昏县,那也是一片土地平旷、丰饶富庶之地。

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彭蠡湖盆地发生数次升降运动,彭蠡泽屡屡向南扩展。南朝时,松门山终于没能阻挡住汹涌的湖水,大水夺路南侵,一溃千里,南抵南昌樵舍附近。湖水侵占了大片良田沃土,整个湖面呈大葫芦状。泉阳、海昏销声匿迹,沉入湖底,民间有“沉泉阳起都昌,沉海昏起吴城”之说。因湖中有鄱阳山,大湖遂易名为“鄱阳湖”。

“沧海桑田”,此之谓也。

年湮世远,找不到任何文献可资探究;两个大县沉底时,有无生灵葬身鱼腹?那些惊心的呼救声,那些杂沓的脚步声,那些慌乱的车马声,持续回荡在那片水域的上空,要多久才会消散净尽?

我曾任吴城看到过大片幽灵般的黑色木桩和保存完好的谷粒,袒露河滩,任风吹拂,据说是海昏县的粮仓。我也到过泉阳县一处遗址,捡拾过形态各异的陶片瓦块。早年求学时,我从湿地走过,脚下甚至探到过一条长长的麻石街,没准是海昏县某条热闹的街衢……

再往南,我想见识鄱阳湖下端,也就是这只葫芦的底部;还想追寻初唐诗人王勃挂帆济湖的萍踪。假如一路向前到洪都,就该是黄昏了,登上滕王阁,恰可领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绚烂之极后的素净。

然而,秋风飘起天色暗,行程不得不就此打住。

我常想,什么是鄱阳湖的最典型特征?“涨水一大片,枯水一条线。”算不算?恐怕是吧:它有盈有缩,有胀有瘠。湖水并非总是这么丰盈,尚有一年一度的枯水期。旺水季节,水天

间穿行。松门山近在咫尺,岛上搁浅着一些休整的船只,好像时间正缄默地待在船舱里待命。而西面的吴城宛在水中央。

说到吴城,不由得想起两位女性:一位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汉王陈友谅的妻子娄玉贞;一位是民国名媛章亚若。两位女性都难逃红颜薄命的劫数,如同吴城的命运。曾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尽的汉口”之称的吴城镇,在日机的狂妄轰炸下,化作一片焦土。每次去吴城,我在破碎的瓦砾砖石间默默寻觅,在被时光遗忘的老街上无言踟蹰,都会生出令人惆怅的兴衰感来。

茫茫四顾,水上竟有这么多的岛屿。大小矾山、朱袍山、泗山、三山和瓢山等,据说有大小岛屿41个。我们先到蛇山岛。那是水文站所在地,上面有大型精密仪器。据说,像这样的站点沿湖设有多个,均是为了控制水情,保有一湖清水。听说拓荒者最初上岛,地上、树上,四处都是盘曲着的长蛇。

之后又到棠荫岛。三四个小岛之间筑堤连缀而成,四面环水,岛中低地是大片的荷塘,荷叶正田田。棠荫岛原名“苍蝇岛”,曾居住着五方杂处的渔民,满山遍岭晾晒着鱼干,苍蝇如麻。当年一个分来水文站工作的小姑娘,不得不躲进蚊帐里用餐,如今水里的鱼少了,苍蝇也就不多了。人们总想取个好名博个好彩头,这便有了诗意的“棠荫岛”。岛上曾经空阔闹过,如今却是静悄悄的。人去室空,大人外地务工,孩子岛外读书去了。

站在棠荫岛,极目南天,不见崖岸。那一带是古泉阳县所在地。辽